



雄渾

學苑出版社

大用外
司空圖及
其詩論研究
具備萬物橫絕太空
荒荒油雲寥寥長風
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匪強來之無窮

冲淡

張少康 著

太和獨鶴與飛

司空圖及其詩論研究

張少康 著

學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司空圖及其詩論研究/張少康著. - 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ISBN 7-80060-263-X

I. 司… II. 張… III. 司空圖 - 古典詩歌 - 文學理論 -
文學研究 IV. 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14026 號

出版發行：學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豐臺區南方莊 2 號院 1 號樓 100078

網 址：www.book001.com

電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郵購電話：010-67674055

銷售電話：010-67676512、67602949、67678944

印 刷 廠：河北省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廠

開本印張：890×1240 32 開本，7 印張

字 數：135 千字

版 次：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數：0001—1500 冊

定 價：15.00 元

前 言

司空圖是唐代著名的詩人和詩論家，他的詩歌創作在晚唐屬於山水田園隱逸詩派，而且是這方面成就最高的詩人。但是，他在詩歌創作上的成就和影響遠不如他在詩歌理論批評上的成就和影響大，他在唐代詩學批評上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特別是他的《二十四詩品》，最為出名，歷來受到高度評價，是唐代最為傑出的一部重要詩論著作。前幾年，陳尚君、汪湧豪先生《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①一文中提出《二十四詩品》非司空圖所作，其後，學術界對此頗多爭議，從目前研究的狀況和提供的材料來看，其真偽問題尚難作出十分肯定的結論，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認為它非司空圖所作的根據逐一被否定，或受到有力質疑，《二十四詩品》仍為司空圖所作的可能也就愈來愈大了。為了從更廣闊的角度來探討此一問題，需要從各方面加強對司空圖的研究，特別是要對司空圖的生平思想、詩歌創作和詩論著作，作更詳細的分析，本書就是我對這些問題的一點研究心得。

^①載《中國古籍研究》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目 錄

前 言	(1)
第一章 司空圖的生平和思想	(1)
1. 由家居讀書至咸通十年中進士(869 年以前)	(3)
2. 由咸通十年(869)中進士到廣明元年(880) 黃巢起義軍攻陷長安	(6)
3. 由廣明元年(880)逃歸王官谷到龍紀元年(889) 移居華陰	(11)
4. 從龍紀元年(889)到天復三年(903)返回王官谷 的寓居華下時期	(15)
5. 從天復三年(903)回王官谷到開平二年(908)他去世	(18)
第二章 司空圖的詩歌創作	(20)
1. 司空圖詩歌創作的特色	(20)
2. 司空圖的詩歌意象和《二十四詩品》的比較	(27)
第三章 司空圖的詩論著作及其詩學思想	(43)

1.《與王駕評詩書》——論唐詩的發展和“思與境偕”	(43)
2.《與極浦書》——論“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61)
3.《與李生論詩書》——論“味外之旨”、“韻外之致”	(72)
4.《詩賦》——論“知非詩詩，未為奇奇”	(78)
5.《題柳柳州集後》——論“文人之為詩，詩人之為文”	(82)
 第四章 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析論	(87)
1.《二十四詩品》繹意	(87)
2.《二十四詩品》的文藝美學思想	(123)
 第五章 《二十四詩品》的真偽問題辨析	(139)
1.關於《二十四詩品》真偽問題的爭論	(139)
2.我所寫的三篇討論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真偽問題的文章	(148)
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真偽問題之我見	(148)
再談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的真偽	
——兼論學術討論中的學風問題	(162)
清代學人論司空圖《詩品》	(176)
 附錄一：《司空圖詩文集箋校》序	(194)
附錄二：《虞侍書詩法》中的二十四品	(198)

附錄三：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二十五

《枝指生書宋人品詩韻語卷》 (202)

後 記 (206)

第一章 司空圖的生平和思想

司空圖，字表聖，生於公元 837 年，卒於 908 年。其《乙巳歲愚春秋四十九，辭疾拜章，將免左掖，重陽獨登上方》一詩可知其生於唐文宗開成二年，即 837 年。又其《乙丑人日》一詩云：“自怪扶持七十身。”乙丑為天祐三年，即 905 年，則他的生年為 836 年。據作於天復三年（903 年）的《休休亭記》云：“自開成丁巳歲七月距今以是歲是月作是歌，亦樂天作傳之年六十七。”可知此詩云七十為約數，時實為六十九歲。《新唐書》本傳云：“哀帝弑，圖聞不食而卒，年七十二。”故知其卒年為公元 908 年。祖籍泗水（今安徽泗縣），故司空圖自稱：“泗水司空圖。”（《書屏記》）“泗水司空氏。”（《月下留丹灶序》）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有俊才。”泗水，唐屬泗水郡，天寶時改為臨淮郡，乾元時復改為泗水。《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五謂：“圖，臨淮人也。”此是對的，而《新唐書》、《唐詩紀事》云“河中虞鄉人”，不妥，虞鄉當是其寓居之地（詳下）^①。

據《舊唐書·司空圖傳》記載，司空圖的曾祖為司空遂，曾為密縣令。祖父司空彖，曾為水部郎中（屬工部）。父親司空輿，據《書屏記》，會昌二年（842）曾為江西觀察使裴休幕府從

^①臺灣羅聯添先生著有《唐司空圖事蹟繫年》一文，載《大陸雜誌》第三十九卷第十一期，考訂甚詳，本文多所參閱，不另說明。

事，在鍾陵，即洪州，現南昌縣。後“徵拜侍御史”（屬侍御台，從六品下，行監察職），“退居中條”，此當在會昌年間。據司空圖《山居記》云：“中條躡蒲津，東顧距虞鄉才百里，亦猶人之秀髮，必見於眉宇之間，故五峰頽然，為其冠珥，是蹊蔚然涵其濃英之氣，左右函洛，乃滌煩濟賞之境。會昌中，詔毀佛宮，因為我所有。谷之名，本以王官廢壘在其側，今司空氏易之為禎陵蹊，亦曰禎貽云。”司空圖之父當於此時在中條山王官谷建王官別業。又據新舊《唐書》，大中初（847）戶部侍郎盧宏正為鹽鐵使，奏舉輿為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檢校司封郎中（屬吏部，從五品上）。按：安邑、解縣均在虞鄉附近，解縣貞觀間曾併入虞鄉，後又復置。兩地均有鹽池。後來，司空輿又入朝為司門員外郎（屬刑部，從六品上），遷戶部郎中（正五品上），卒。可見，司空圖出身於一個世代官宦家庭，幼年時曾隨其父南下江西，後定居於河中虞鄉，並在王官谷有別墅。圖之為人及其思想頗受乃父影響，對李唐王朝忠貞盡職，但也有避世隱居之意，故在中條山王官谷購置別業，這點我們下面還要講到。司空圖父親喜歡書法，早年受知於裴休，即是從書法結緣的，後來又得到忻州李戎所贈送的唐代著名書法家徐浩真跡一屏，共四十二幅，“所題多《文選》五言，‘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字，或草或隸，尤為精絕。”常常“清旦披玩，殆廢寢食”，並且告誡司空圖云：“‘正長詩英（王瓊，字正長，“朔風”聯見其《雜詩》），吏部（徐浩曾為吏部侍郎）筆力，逸氣相資，奇功無跡，儒家之寶，莫踰此屏也。’”（《書屏記》）《宣和書譜》卷九記載司空圖亦為唐代著名的行書家，並記載此事，還說：“圖後為之志曰：‘人之格狀或峻，則其心必勁，

視其筆跡可以見其人。’(按：所引圖語見《書屏記》，與原文略有差異。)於是知圖之於書非淺淺者。及觀其《贈晉光草書歌》，於行書尤妙知筆意。史復稱其志節凜凜與秋霜爭嚴，考其書抑又足見其高致云。今御府所藏行書二：《贈晉光草書歌》、《贈晉光草書詩》。”由此可見，司空圖是在一個什麼樣的家庭環境中成長的。

司空圖的生平思想可以分為五個時期來分析：

1. 由家居讀書至咸通十年中進士(869年以前)

咸通十年(869)，司空圖三十三歲，是年中進士。在此之前，他主要是在虞鄉家中讀書，大中年間他父親為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後入朝為官，他當亦隨之人京師。其父死後，大約又回到河中。唐末吏治腐敗，沒有人引見推薦，是很難考中的。為了求取功名，他也拜謁了一些達官貴人。咸通七年(866)他三十歲，秋天曾拜謁同州防禦使王凝，並為他寫了《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記》。按，王凝出任同州刺史在咸通五年(864)，《舊唐書》本傳：“遷中書舍人，時政不協，出為同州刺史，賜金紫。”圖《唐故宣州觀察使檢校禮部王公行狀》中也說：“相國夏侯公用為中書舍人，旋以同列或非清議，遂移疾乞免，拜同州防禦使，兼御史中丞，賜金紫。”記云：“大中末，州南堰壞，久不能復，比歲旱蝗，關畿尤困。咸通五年，太原王公自中書舍人出牧是邦，思所以利人者，亡易於此。……七年秋愚自蒲獲展贊見之禮，出次近垌，備得其事，因著於篇，以彰勤濟之志云。”又，據《北夢瑣言》、《唐才子傳》、《唐詩紀事》等書記載，王凝曾為絳州刺史，司空圖去謁見，《唐詩紀事》云：“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為絳州刺史，圖以文謁

之，大為凝知。”《唐才子傳》亦云：“王凝初典絳州，圖時方應舉，自別墅到郡上謁，去。”《北夢瑣言》云：“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曾典絳州。於時司空圖侍郎方應進士舉，自別墅到郡，謁見後，更不訪親知，閻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閣訪親知，即不造郡齋，鄉鄰知之，謂其專敬，愈重之。”王凝為絳州刺史或在任同州刺史前，圖因得到他賞識，故在咸通七年專程往同州謁見王凝，並為其撰《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記》，希其提攜。於此可見其尋求仕進之心情，頗為迫切。咸通十年（869），司空圖赴京應試進士，時王凝為禮部侍郎，知貢舉，此年正好是由王凝主考，他得中第四名。並曾寫有《榜下》一詩：“三十功名志未伸，初將文字競通津。春風漫折一枝桂，煙閣英雄笑殺人。”此“三十”當為大約數。又有《省試》一詩云：“粉闌深鎖唱同人，正是終南雪霽春。閑繫長安千匹馬，今朝似減六街塵。”中進士後雖未得官，但他的心情還是很興奮、很得意的。《舊唐書·司空圖傳》云：“圖咸通十年登進士第，主司王凝于進士中尤奇之。”《北夢瑣言》卷三云：“王文公凝……知舉日，司空圖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訝其名姓，甚暗成事太速，有鄙薄者號為司徒空。鄉鄰知有此說，因召一榜門生，開筵宣言於眾曰：‘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全為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聲名益振。”又，《唐詩紀事》謂王凝“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不確，王凝為中書舍人在咸通五年任同州刺史前。司空圖現存文集中有《與惠生書》一文，前云：“某贅於天地間，三十三年矣。”故知寫於中進士這一年，其中非常清楚地闡述了他對時政的看法和他自己的態度。晚唐是李唐王朝的沒落、崩潰時期，外族入

侵，藩鎮割據，戰亂頻繁，民不聊生。朝廷內部党爭不斷，宦官專權，吏治腐敗，賣官鬻爵，上上下下，賄賂成風。災荒遍地，賦稅繁重，農民暴動，此起彼伏。司空圖對晚唐社會的這種現實有清醒的認識，他在《將儒》一文中就說過：“嗟乎！道之不可振也，久矣。儒失其柄，武玩其威，吾道益孤。”他對末世的危亡有深切的感受，並且有濟時救世的雄心壯志。在這封《與惠生書》中，他說自己在“便文之外，往往探治亂之本”，“壯心未決，俛仰人群”，“顧修本討源，然後次第及於濟時之機也”。他認為從唐虞三代以來，歷史經驗說明了“侮儒必止，泥儒必削”，對傳統的儒家思想，既不能輕視違背，也不能拘泥死守，士大夫不能有負“雅道”，“既不足以鎮之，而又激時時之怨耳。”如果處理不當，則常常會得到“國家皆瘁而不寤”的不幸後果。他的主張是：“愚以為今欲應時之病，即莫若尚通，通不必叛道而攻利也，隘則驅之以讎己。樹政之基，莫若尚法，不必任察而嗜刑也，弛則怠之以陷人。舍此二者，伊、周不能為當今之治。苟在位者有問於愚，必先存質以究實，鎮浮而勸用，使天下知有所竟，而不自窘以罪時焉。”同時，他也看到積重難返，不可能挽狂瀾於既倒，要根本改變這種現狀是非常困難的。因此他的態度是能做多少做多少，也不必去做明知做不到的事。他說：“且一家之治，我是而未必皆行也；一國之政，我公而未必皆行也。就其間量可為而為之，當有以及於物；不可為而不為，亦足以信其心。必曰俟時而後濟其仁，蓋無心之論。夫百人並迫於水火，可皆救之，斯幸

矣。不可皆拯，則將竭力救其一二耶？”^①這就是他早年的政治主張和處世態度。

2. 由咸通十年(869)中進士到廣明元年(880)黃巢起義軍攻陷長安

這十二年是司空圖真正從政為官的時期。司空圖中進士後並沒有得到什麼官職，於是年夏天回到蒲州（即河中府）虞鄉王官谷。在其《段章傳》一文中說：“咸通十年吾中第，在京，……夏歸蒲。”此年王凝主考後受到權豪的攻擊，遂被貶為商州刺史。據《舊唐書·王凝傳》云：“以禮部侍郎徵，凝性堅正，貢闈取士，拔其寒峻，而權豪請托不行，為其所怒，出為商州刺史。”司空圖《唐故宣州觀察使檢校禮部王公行狀》也有記載：“謝疾葺居華下。中外之議，謂公不使文柄，為朝廷闕政，竟拜禮部侍郎。韋澄邁在內廷懸人相之勢，其弟保殷干進，自謂殊等不疑，黨附者又方據權，亦多請托。攘臂傲視，人為寒心。公顯言拒絕，及榜出，沸騰，以為近朝難事。噫！仁人之勇其可力奪哉！久之，時宰竟用抗已，內不能平，遂致商於之命。”但王凝被貶為商州刺史在何時，尚待考，大約在咸通十二年間，因咸通十一年停貢舉，十二年高贏為禮部侍郎，知貢舉。司空圖有感於王凝提攜之恩，跟隨王凝去商州作幕僚。第二年為湖南觀察使，《舊唐書》王凝傳云：“出為商州刺史，明年檢校右散騎常侍，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圖王凝行狀也說：“明年加檢校常侍廉問湖

^①《與惠生書》一文，四部叢刊本與《全唐文》本，在文字上頗有出入，本文所引，擇善而從。

外，理潭如商，罔不慰悅。”吳廷燮《唐方鎮年表》謂王凝以咸通十三、十四年為湖南觀察使。《新唐書》王凝傳謂僖宗立，召凝為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當於乾符元年（874）回朝，但又“坐舉非其人，以秘書監分司東都，即拜河南尹”。乾符四年（877）為宣歙觀察使，“辟置幕府”，司空圖應辟為從事。圖《紀恩門王公宣城遺事》一文云：“上四年春以大河南王公治狀宜陟，詔假禮部尚書按察宣、歙、池三郡。”自咸通十二年（871）至乾符四年（877），司空圖是否一直跟著王凝，尚待確考，然而有可能是始終在王凝幕府。他在現存的文集中共有七十篇，除一首詩外，全部為文章，計六十九篇，其中就有五篇是寫的王凝之事。他在《唐故宣州觀察使檢校禮部王公行狀》末說“圖忝跡門下，義服終始”，又於《紀恩門王公宣城遺事》末說“愚嘗襲跡門下，受知特異”，似乎一直沒有離開過王凝。王凝對司空圖的影響很大，據《新唐書·王凝傳》所云，凝“不阿權近，出為商州刺史。驛道所出，吏破產不能給，而州有治賦羨銀，常摧直以優吏奉。凝不取，則以市馬，故無橫擾，人皆尉悅。”故司空圖對他推崇備至。乾符五年（878）黃巢領兵經江西進入安徽進攻和州（今和縣，即歷陽），王凝派將支援，解歷陽之圍。黃巢遂怒而南下圍攻宣城（宣歙觀察使幕府所在地）。《舊唐書》王凝傳云：“賊為梯沖之具，急攻數月，禦備力殫，吏民請曰：‘賊之凶勢不可當，願尚書歸款退之，懼覆尚書家族。’凝曰：‘人皆有族，予豈獨全，誓與此城同存亡也。’既而賊退去。”此時司空圖一直在王凝幕府。這年朝廷召拜司空圖為殿中侍御史（從六品下），但司空圖未按時於百日內赴闕上任，遂被彈劾，左遷光祿寺主簿（從七品上，主

管祭祀等),分司東都(洛陽)。司空圖赴闕遲留的原因,據《新唐書》本傳、《唐詩紀事》等所說,是圖“不忍去凝府”,“感凝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但可能還有另外的原因,一是此時正是黃巢兵圍宣城,形勢危急,司空圖也無法離開宣城;二是據《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三,黃巢在宣城西一百五里之南陵被王凝打敗,即在是年八月。《新唐書·王凝傳》記載,黃巢兵攻城最激烈時,王凝已病重,黃巢兵退後,“未幾,卒。”按司空圖為王凝寫的行狀,其卒在八月七日,則黃巢兵退當在八月初。司空圖之不忍離凝幕府,其緣由即此可知。

王凝死後,司空圖隨即赴洛陽上任,時當在秋天。其詩集中有《江行二首》,當為離宣城去洛陽時所作。其云:“地闊分吳塞,楓高映楚天。曲(一作迴)塘春雨盡,方響夜深船(《舊唐書》謂方響以鐵為之,長九寸,廣二寸,員上方下)。行紀添新夢,羈愁甚往年。何時京洛路,馬上見人煙。”“初程風信好,迴望失津樓。日帶潮聲晚,煙含楚色秋。戍旗當遠客,島樹轉驚鷗。此去非名利,孤帆任白頭。”他對這兩首詩也是很欣賞的,其中兩聯均為他《與李生論詩書》所引有味外味之作。宣城,春秋時屬吳,後屬越,戰國屬楚,故詩中有“吳塞”、“楚天”、“楚色”之語。詩中說到“此去非名利,孤帆任白頭”,還是很希望到洛陽後能有所作為的。但是光祿寺主簿並非要職,對濟時救世實在起不了什麼作用,所以他在詩中頗有悵茫之感。“行紀添新夢,羈愁甚往年。”赴任有新的夢想,然而壯志難酬,不免憑添無限感慨。他到洛陽後正好遇到被罷相的盧攜,盧在乾符五年五月因與另一宰相鄭畋在如何對待南詔的問題上發生爭論,盧摔了硯臺,兩

人均被罷相，盧被貶為太子賓客（正三品），分司東都。司空圖秋天到洛陽，受到盧攜的厚待。《舊唐書》圖本傳云：“攜嘉其高節，厚禮之，嘗過圖舍手題於壁曰：‘姓氏司空貴，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念屯奇。’”對其品德評價甚高。乾符六年十二月，因曾為盧攜所推薦的高駢之部將屢破黃巢兵，遂復召盧入朝，以原相王鐸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盧攜入朝路過陝州、虢州，與陝虢觀察使盧渥說：“司空御史高士也，公其厚禮之。”（《舊唐書》本傳）盧渥即奏請司空圖為其幕府賓佐。明年改元為廣明元年，盧攜復為宰相，是年十月，召拜盧渥為禮部侍郎（正四品下），並召拜司空圖為禮部員外郎（從六品上）。司空圖有詩《感時上盧相》當寫於入朝為禮部員外郎時，其詩云：“兵待皇威振，人隨國步安。萬方休望幸，封嶽始鳴鑾。”充分表達了他對盧攜的尊敬感激之情，也對他實現自己濟時救世的壯志有了希望。然而，此時黃巢起義軍已經攻到淮北，進逼河南，十一月東都洛陽陷落。司空圖又有《亂前上盧相》詩，為盧攜獻策，其云：“虜黠雖多變，兵驕即易乘。猶須勞斥候，勿遣大河冰。”十二月二日，黃巢兵破潼關，長安危在旦夕。五日，盧攜又被罷相，貶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盧知潼關已破，遂飲藥自盡而死。這天唐僖宗在左神策軍中尉田令孜逼迫下，僅僅由五百神策軍衛護從長安西邊金光門逃出，“群臣無知者，宰相蕭遘等皆不及從。”（《新唐書·田令孜傳》）“文武百寮不之知，並無從行者，京城晏然。”（見《舊唐書》卷十九）此夜黃巢就進入長安，並於十六日稱帝，號大齊。司空圖陷落在長安城中，於此日夜寫有《庚子臘月五日》一詩：“復道朝廷火，嚴城夜漲塵。驛驛思故第，鵝

鶴失佳人。禁漏虛傳點，妖星不振辰。何當迴萬乘，重睹玉京春。”說明他對時局動亂十分關心，對唐王朝極其忠心，盼望唐僖宗能重回長安，但他自己又無力回天。幸虧黃巢軍中有一個叫段章的，原為司空圖奴僕，營救其逃出長安，轉輾回到河中王官谷。此事司空圖在《段章傳》一文中有所記載：“段章者，不知何許人也。咸通十年，吾中第在京，章以自餓為馭者，亦無異他傭也。夏歸蒲，久之，力不足以賙給，乃謝去。廣明庚子歲冬十二月，寇犯京。愚寓居崇義里（按：據《唐兩京城坊考》卷二，在長安朱雀門街東第一街第一坊）。九日，自里豪楊瓊所轉匿常平廩下，將出，群盜繼至，有擁戈拒門者，熟視良久，乃就持吾手曰：‘某段章也，系虜而來，未能自脫。然顧懷優養之仁，今乃相遇，天也。某所主張將軍憲下士，且幸偕往通他，不且，仆藉於濂輒（疑作溝轍）中矣。’愚誓以不辱。章惘然泣下，導至通衢，即別去。愚因此得自開遠門宵遁，至咸陽橋。復榜者韓鈞濟之，乃抵鄆縣。”然後，司空圖回到了虞鄉家中，並帶了徐浩真跡書屏，轉赴王官谷別墅。《書屏記》云：“庚子歲遇亂，自虞邑居負之於王城別業。”次年的二月，盧渥也逃到中條山借住在司空圖的王官別業。司空圖在《唐故太子太師致仕盧公神道碑》中說：“遇大駕南幸，乃中輶，人至今惜之。明年春，自都潛出，二月至中條，舍於幕吏司空圖。”自此後，司空圖為農民起義的狂潮所驚駭，對唐王朝振興漸感絕望。他的《秋思》一詩大約作於是年冬天，其云：“身病時亦危，逢秋多慟哭。風波一搖盪，天地幾翻覆。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勢利長草草，何人訪幽獨。”“風波”兩句當指黃巢攻陷長安，其心情十分淒苦、感傷。然而，對